

2016年5月9日

天井，记忆中的一抹蓝天

◎江兴旺

天井是江南农村一种特有的房屋格局。记忆中，家乡曾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一股建房热，大部分古老建筑被拆除。近些年，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，仅存的几座也被拆除殆尽了。

与北方四合院的布局相比，南方住房的天井则显得玲珑别致，面积约两张长桌大小，四面屋顶向中央倾斜，阳光和雨水散入其中。周围铺以青石条，其中留有阴沟与室外的排水道连接。从室内向上看去，可见一抹蓝天。

南方天井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农民建筑师的最高智慧，也寄寓着乡民对富裕生活的朴素向往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原始尊重。首先，“天井”的巧妙设计可使屋脊的雨水不流向室外，取吉名曰“四水到堂”或“四水归明堂”，以示财不外流；其次，晴天时，天井的露天部分可使和煦的阳光直射厅堂，既可使厅堂光亮充足，室内潮湿的空气得以干燥，又能延长室内木结构梁柱的自然寿命。雨天时，雨帘披挂，银珠纷洒，别有一番洞天；再次，天井是孩提时代的游戏场。在夏日晴朗的夜晚，孩子们围坐在天井旁，一边乘凉，听着父母讲故事，一边卧观星空。这大概就是西晋文学家陆机所描述的“侧间阴沟涌，卧观天井悬”的意境了。

儿时，我家的厅堂中间就有这样一个天井。天井约五米长、三米宽，井边和井底铺以一人长的青石板。无论晴天或者下雨，天井都闪烁着古色古香的神秘。每到烧饭时间，饭菜的香味从天井弥散，向邻居致以温馨的问候，也惹得孩童们四处串门，因而它成了联系邻里感情的纽带。

在天井周围的石缝里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。这些植物利用短暂的目光，顽强地从石缝中钻出，并抓住一切依附物，在斑驳的砖块上显现其勃勃生机。

天井常年有水。因南方多雨，水无腐臭之忧。水沿槽积聚，清澈见底。槽内可养鱼鳖鳝鳅，也可养田螺。天井中央可摆花木，也可置水缸。鱼鳖鳝鳅等小动物既可清洁水质，也可使人养情怡性；花草树木既可使室内充满生机，也可怡人眼目；缸内雨水既可浇灌花草或洗刷卫生，又可养鱼养虾，紧急情况下还可用来扑灭燃火，可谓一专多用。

最喜欢的莫过于夏日雨天了。急骤或舒缓的雨水从高高的屋檐落下，一如幅幅透明的绸缎或串串晶莹的珍珠，在光亮油滑的青石板上铺开或飞溅。叮咚的水声清脆悦耳，似大珠小珠落在古筝的丝弦上，述说着那绵长而悠久的古屋和祖辈的历史。置身之中，如野外一片荷塘，醉入梦境。

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。每每回家探亲，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，心里总是很高兴，但高兴之余，心里还是有些许惆怅。在我的眼前，到处是水泥梁柱、瓷砖铁栏，我再也寻不见古朴的青砖黛瓦、流檐翘角了，我再也听不见那雨打青石条的叮咚声，我再也看不见穿过天井的那一抹蓝天了，我再也闻不见天井草木的芬芳了……在家乡，我行走在浑身透着现代化气息的居民楼中，却迷失了通往老宅的那条小径，我再也寻不见那古朴怡人的天井了。

2016年5月10日

八楼的麦子

◎梁培静

一直羡慕一楼的住户，有个小院子，有小块土地，想种点啥就种点啥。我家在八楼，只能望地而兴叹。

只能在花盆里养花了。在阳台上，我养了七八盆花。每天下班后，我都给花浇浇水、松松土，侍弄一番。有一盆居然长出了一株麦子。起初，我还以为是棵草，没在意，因为那个花盆是闲置的，打算以后移栽花木用。

没想到，这棵草越长越高，竟然结出了麦穗，赫然向我证明了它的身份。全家围着它啧啧称奇。儿子说，我一直以为是韭菜，经常给它浇水呢。

蓦然想起，这土是回乡下老家时，从自家地里挖来的。因为家乡的土质好，适合养花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我都围着这株麦子审视一番，看着它一天天拔节，麦穗一天天变大，心里生出小小的欢喜。

我相信，这株麦子和我一定是有缘分的。当它还是一粒种子时，隐身于家乡的泥土里，就在静静地等我到来。于是，我去了。它卧在一撮土里，随我坐汽车，转火车，几经辗转，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城市，安下家来，然后努力发芽，生根，破土而出，终于与我面对面。

我还相信，这株麦子是肩负着使命来的，是专门来提醒我不要忘记那片土地的。这株麦子，总是让我一眼就能望见故乡。

还在乡下时，这个季节，我喜欢在麦地里的田埂上走。麦田如一匹绿缎子，在眼前铺展开来，伸向远方。徜徉在麦子的海里，心也会被染绿的。

在许多个明月当空的夜晚，我和母亲一起，在麦地里浇灌麦子。清亮亮的河水，裹挟着水中的月亮，潺潺地流出沟渠，哗哗地流进麦地。母亲蹲在麦子前，说，听啊，麦子在拔节呢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也蹲下来，凑近面前的一株，凝神谛听，却什么也听不到。

麦子拔节的声音，到底能不能听到？这一晚，读完书时，已是夜深。我来到阳台，守着这株麦子，坐了很久，却始终没能听到我期望的那种声音。也许，母亲说的拔节的声音，是真正爱惜庄稼的农人才能听到的。

麦子居然会开花，虽然花只是一抹淡淡的白絮，附着在麦穗上。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，我居然不知道，而如今在城市里，我才真正认识了一株麦子。

麦穗在逐渐丰满，一天一天，会渐渐泛黄，最后会变成金黄。那时候，无论多忙，我都该回乡下老家一趟，与母亲一起，在广袤的田野里，用镰刀去收获一大片金黄。

如今，守着这株麦子，看得时间长了，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株麦子，或者说这株麦子就是我，远离了乡村，被移植到这个城市里，硬是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生活下来，改变了命运。但一颗心，却始终在张望着故乡，因为灵魂的根，还始终扎在故乡的泥土里。

2016年5月11日

一座庄园的优雅倾诉

◎程应峰

定好行程去湘鄂交界的羊楼洞，天气预报说有雨。只是，定了的事，有雨无雨都不碍行程。

有雨也许会更好一些，这样一来，雨中的羊楼洞，或许更有情致，更有兴味。

去的路上，怀着要下雨的美丽心绪，默默想着那地方被雨水浸润的样子，心中，立马就溢满了葱茏古意。

又突然想，这地方为什么就叫了“羊、楼、洞”呢？同行便有人在手机中查开了。这地方有个美丽传说：一对青年男女逃婚到松峰山下，他们的白马化作山羊，山羊排泄的粪便变成茶籽，长出漫山茶树。夫妇俩在山下搭起竹楼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养羊。加上这里群山如羊，别具洞天，人们便将这里称为“羊楼洞”了。

抵达羊楼洞，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老街巷，品读着油彩斑驳，风光如昔的商铺，我似乎看到了这儿曾有过的车马辚辚的繁华。只是，一切都成过往，一切都是旧影。虽然街巷之内还有商铺，还有人家，但已然没有曾经的风光和热腾腾的场景了。三五老人安然悠闲地坐在门前，些许孩童在街头巷尾嬉闹戏耍，少见巷中有年轻人来往。一问，才知道他们都外出打工谋生去了。

在这儿，山上除了茶叶就是竹林。村民以楠竹茶事为生，吃竹笋，编竹篓，喝清茶，靠山吃山。现如今，巷内巷外，静谧祥和，虽是繁华不再，却是旧影依稀。真可谓：“羊楼古巷青石幽，洞庄百年木楼秋，千载修得茶香绕，

观音泉韵洗风流。”

说到洞庄，其实是一座庄园。“羊楼洞”三个大字就镌刻在属于这座庄园的古色古香的门楼之上。羊楼洞有楼无洞，这楼，指的就是这古色迷离的洞庄门楼。只是，随着岁月变迁，它已尘封在过往的时光中，渐渐被人忽略，被人淡忘。

“唐宋以来羊楼三泉酩酊千年，东西口外洞庄川字飘香万里”，这副楹联，以及庄园之内的旧迹，令人浮想。这儿到底有多少传说，蕴藏着多少故事，只能任人睹物遐思了。可以想象的是，曾经的庄园主，一定是一把制茶醇香的好手，不然，就不会有以“茶香浓郁，清心提神”闻名的“洞茶”存世了。

洞庄前庭作坊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，若隐若现着作坊工人们劳作的痕迹。洞庄之内，那些风格别致的建筑，在时光隧道中，默默诉说着风尘过往，诉说着茶马古道的久远轶事。洞庄庭院，有雕刻精致的藻井，有错综复杂的梁构，园林布设井然，排水系统完善，冬暖夏凉，无疑，是个非常适宜居住的所在。

庄园绣楼，门庭花楣玲珑剔透，房内雕床错彩镂金。驻足在庄园绣楼前，我分明听见了一位大家闺秀的优雅倾诉。不是吗？绣楼之内，她描莺刺花，名扬乡里，其花样流行于瓷都景德镇，作为样本被烧制于瓷器茶具上。绣楼前有一口青石砌就、做工考究的青古石井，有不间断的泉水汩汩涌出。现如今，有了自来水，这口古井也就只能作为一种景观在这儿落寞，在这儿怅惘了。

走过这口井，我真期望飘过一些雨丝，落在井水里，溅起一些撩人的水花，或是化作一杯清香缭绕的松峰茶，在那位落寞佳人的嘴角，漾起环环相扣的情感涟漪。

车辚辚，马萧萧，哒哒的马蹄不绝于耳。茶香在古镇缭绕，人气在古镇弥漫，可以想象的是，那时的羊楼洞，有归人，有过客，无论白昼还是夜晚，楼台馆阁，酒肆青楼，总有笑语不断，笙歌不歇。时过境迁，桑田沧海，繁华落尽，物是人非。现在，这儿还有青山簇拥下的一座外表凋败的寂静的庄园，只是，那些离人，那些茶事，已然被时光悄然淹没，一切的一切，只能盘桓于想象之中了。

2016年5月13日

我们离苍老那么远

◎曾 卉

在长沙火车站等车的时候，旁边坐着一个北方口音的奶奶，她说她从哈尔滨一路南下，前几天去了武汉，又来了长沙，正准备看桂林山水。

我惊讶不已，我不敢想象老年人竟然有这样的精神和气力，随后她又指了指身旁的奶奶团说：“你瞧瞧，我们都是在一起的，有十多个人呢。”我仔细看了看那群奶奶，虽然她们上了年纪，有的甚至头发全白，但精神抖擞，丝毫不显老态，更让人佩服的是她们每一个人都拖着超级大的行李箱，装备齐全，连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自愧不如。

旁边的老奶奶也瞬间打开了话匣子，“我们啊，全国各地都去过，还去过俄罗斯、日本，每年都会聚起来四处走走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我中途离开了一会儿，再回去时，身边的那位奶奶把座位腾了出来，她打趣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还不快谢谢阿姨。”我完全被她的积极乐观所感染，即使年华不再，却从不把自己当老年人，而是活出了比年轻人还要精彩的人生。

快检票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奶奶担当起了临时领队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她的目光片刻都没离开过她的队员们，一次次地清点人数，直到所有的队员从检票口进去之后才与我告别。

与这群激情四射的老奶奶相遇的那天，我刚刚接连在不同的城市旅行，其间遇到了各种各样匆匆忙忙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有为了生活四处打拼的年轻人，有为了养家糊口背井离乡的打工者，生活的打磨让他们向往安稳的生活，

不再愿意四处奔波。

无意中打开一位已经毕业的学长的QQ空间，他拍了一大堆飞机票，并略带自嘲地写道：“还差西藏和内蒙古就可以召唤神龙了，小伙伴有什么愿望都写下来吧。”以前总会想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坐坐飞机腾云驾雾，等到真正毕业了之后，经常出差，在空中颠簸便又不情愿了。

二十多岁是个花枝招展的年纪，可是时常有人会感慨自己老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孩子嘴里冒出来的称呼变成了“阿姨”“叔叔”。仿佛一下子离奔三不远了。我们都忘了，其实距离耳聋眼花头发白的日子还有那么长，长到可以让疯草漫过整个过去和未来的时光，长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疯狂，去流浪。

人生是美好的，生命是一段不可逆转的过程。于那群奶奶团来讲，如花的人生中，老了，却还是一朵花，于我们而言，未老，却没有花朵的朝气。都说岁月是无情的，然而，岁月无情亦有情，只要我们足够珍惜，只要能够读懂它的内涵，做一个岁月里的主人，留下一段美丽的故事。它一定会给予我们智慧。做一个懂得岁月的人吧，把它捧在手里，放在心上，慢慢地读，慢慢地体会其中的滋味……

因为，只要心依然年轻，我们离苍老就会很远。

2016年5月16日

幸福在哪里

◎宋勇军

幸福在哪里？虽然只有五个字，却意蕴深厚。有人于平凡平静中就找到了答案，但有人已在其中却仍然不知，甚至一生难觅答案。我曾千万次地问，也曾久久思索，幸福到底在哪里？

我曾用心来感受，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、白居易的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、李清照的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”……那是一种多么透彻人生、追求浪漫、豁达释然的幸福啊！当然，幸福没有固定模式，每个人因各自的经历、生活的积累、人生的感悟而不同。

我想说：

幸福就在无限柔情、多姿多彩、让人心动的春天里。你看，有轻轻柔柔的春风，有润物如酥的春雨，有被风吹皱的春水，有随风摇曳的柳枝，有千树万树的梨花，有嫣红娇羞的桃朵，有天空飞翔的风筝，有自由奔跑的孩童……看着这一切，融入这春风春光春色中，很容易就陶醉了。

幸福就在其乐融融、温暖温馨如港湾般的家庭里。品着佳肴的鲜香甜美，听着父母的唠叨叮咛，看着儿女懂事长大，伴着爱人一起散步，彼此依偎依靠，诉说一天的辛劳，憧憬明天的美好，感受浓浓的情意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……

幸福就在充实忙碌、互帮互助、激情燃烧的单位里。特别是有好领导，有好风气，有好氛围，只要努力工作、勇于担当、严于律己，组织的关心和同事的关爱将时常伴随。在这种“绿色生态”里，我们满怀激情地工作着，孜孜不倦地实践着理想价值，心情舒畅地收获着人生幸福……

其实，如果用内心的宁静与清澈感悟幸福，就会发现幸福就是在家有好爱人，无须多言和担心，家里总是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，温暖舒适。幸福就是在外有好朋友，当遇到困难需要相助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，雪中送炭，解危济困，永远有感动着你的感动，幸福着你的幸福……

幸福也是在你疲惫忧伤、心有烦恼，感叹岁月易逝，青春不再，旅途艰辛，前路漫漫的时候，让自己迎在金色朝阳里，或置身灿烂夕阳下，听一首或悠扬或舒缓或低婉的歌，任思绪飞扬，忆难忘岁月，让烦忧飘散……

幸福也是在假期周末陪着家人，邀着朋友，远离都市喧嚣，走进世外桃源，去看山青水碧，去望层峦叠嶂，去数彩云朵朵。你看：山路弯弯，山花遍野；你听：山鸟啾啾，溪水潺潺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……

幸福也是在暗夜里高举一盏明灯，为他人照亮前行的道路。路被照亮，他人易走，自己好行。多做善事，多施善行，多说好话，内心安宁，他人快乐，正气弘扬。只要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他人带来快乐安慰，那么我们也会被他人温暖幸福！

其实，无须刻意，无须茫然，幸福正静静地，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2016年5月17日

吃青岁月

◎范丽飞

父亲从田里回来的时候，揪了几棵青麦穗儿放在了桌角上，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道，现在正是吃青的好时候啊！

吃青，是指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收下来吃，吃青的时令性强，只有大约半个月时间，吃青时麦穗必须灌浆饱满，时间若是早了，麦子还在冒浆，吃到嘴里只是一堆皮和浆汁；时间若是晚了，麦子已接近成熟，麦粒嚼起来时口感生硬，难以下咽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米面，而往年收的粮食又总是吃不到来年收割时，这时候父亲就会到田里割一些青麦穗儿回来，他把秸秆剪掉，只留下麦穗，而这些麦穗已略带黄色的麦芒，父亲用粗糙的手剥离着它们，总是声声无奈的感慨。那个时候院子中央有一个石磨，父亲把青涩的麦穗放在碾盘上均匀摊开，然后推动石碾，几圈下来，被碾压的麦穗都成了薄如蝉翼的麦片，这时候，母亲就会拿来一个竹筐，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扫进竹筐里，看着竹筐里碧绿的麦片，将要成一顿美味的盘中餐，母亲的脸上便泛起幸福的涟漪。残留在碾盘上坑洼处的麦渣儿，母亲会把它一点一点抠出来，然后放进嘴里，生怕浪费掉一颗小小的麦粒。

母亲把锅里的水烧开后，就把那绿汪汪的麦片倒进去，然后用舀饭勺子不停地搅动，锅中的麦片色泽碧绿，清香扑鼻，待它们缓缓地沉入锅底，汤汁就开始慢慢地变得浓郁起来，这时候麦片粥就做好了。虽然没有经过烦琐工序的处置，但它的味道清新爽口，绵软滑嫩，至今我对于它的味道依然记忆犹新，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喝上一碗麦片粥，就算吃了一顿美味佳肴，那时，麦片粥不仅填饱了我们饥饿的肚子，同时也让我们享受着视觉的盛宴。

然而时下物产丰饶，人们不会再拿青色的麦穗来充饥了，麦子的那段光辉历程也就被遗忘在了大自然的深处，随之，吃青的岁月也就远了。但我会永远记得那些滋养过我生命的青青的麦穗，我会把它保存在胃的记忆中，那刻骨铭心的气息将会伴我一辈子。

我拿起父亲放在桌角上的一棵麦穗，放在手中用力搓了几下，手心处感到几丝温热，摊开手掌轻轻地吹去麦壳儿，便剩下那一粒粒青色的麦仁零碎地散在掌心里，它们晶莹剔透，似碧绿的玉屑，拈一颗青麦仁放在齿间，轻轻一叩，瞬间嘴里溢满了麦浆的清香，微微闭上双眼，好像自己早已置身于绿色的麦浪里，柔柔的风吹过脸庞，吹向了天边，它们好像带着使命似的不歇脚，要将那绿色的麦浪吹成金黄……

2016年5月18日

一棵青杨树

◎张亚宁

院子里有一棵青杨树。枝繁叶茂，枝干粗大，估计有些年代了。

这是一棵幸福的青杨树，这种幸福来自多方面。树冠如大伞，方圆五米之内有影。个头超过二层小楼还余数米。主干一人伸展手臂也难抱全。太阳上来，青杨树的叶子金灿灿的，熠熠发光，煞是惹人喜爱。若是下雨，特别是那种蒙蒙细雨连续几天不断，依偎在树叶的灰尘落荒而逃，叶子绿了，干净得能映出人影。看着眼前的青杨树，心里美滋滋的。要比成片花丛还有韵味，耐看。

搬进这家小院，青杨树的叶子正茂盛。肥油油的叶子爬满树枝，密密麻麻，楼前眺望树冠，还以为几棵树并排，一棵硕大的树显得很成熟，威武的卫士一般，直立挺拔。风吹来，枝叶有了几十度的大转弯，婀娜多姿的枝叶翩翩起舞，青杨树显得生机勃勃，年轻旺盛。风和日丽。

工作不忙了，我就站在楼道里看它，感到坚强和庞大。确切地说，我在一个夜里发现这棵青杨树的。单位乔迁新址，好多天一直忙搬东西呀打扫卫生的！只是看到我办公室对面有一棵杨树，并没刻意走近。一天夜里，赶写一篇文章累了，喝点水后在楼道散步。沙沙的响声把我迷住了。我总想，这么晚的夜，还能给寂静的单位带来一点天籁之音，自私点说就是带给我的。疲惫之意被夜幕下的青杨树以及哗哗作响的叶枝驱走，干脆端着水杯与青杨树同守小院。一般这个点，单位上除过门房里有位睡熟的老人，不会有其他人。我暗自为青杨树高兴，漆黑的夜晚，有我做伴，它一定不会孤独。

不知不觉，满树的叶子黄了，无数金片沙沙地响。秋天的午后，我对着青杨树感叹。茂盛的叶子黄了一段日子就走了，枝干孤零零地伫立。即使有几只鸟落在枝头，或叫或嬉戏。雪一遮，青杨树就不寂寞了，魅力无穷，一般人不会想到的那种美，我用手机多角度给这棵树拍了许多照片。

早上上班，晚上下班，或者离开办公室，闭上门的瞬间，会习惯地看一眼这棵青杨树。它就是我的知音。夜里白天，有风吹过，杨树的叶子沙沙鸣响。只要有风来，它们就唱起歌。有一天，我忽然醒悟过来。想起第一次发现青杨树，觉得自己在陪伴它，让它不独守夜空是有些可笑的。这棵青杨树在这个院里长了多少年了，它经过风吹日晒，雨淋雪浸，怎会在漆黑的夜里孤独起来？

我住进小院，是青杨树成长了多年之后的某年夏末的某一日，是青杨树带给了我太多的欢乐，我有它的做伴才是一种荣幸。写东西累了，我就站起来，端着水杯喝水，望着光秃秃的青杨树，与它一同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2016年5月20日

漫步文艺路

◎陈 辉

从城门洞里出来往前走，虽然步子不紧不慢，可总感觉到身后项背处，有着无形的压抑。高大雄伟的城墙，释放着凝重浑厚的气息。跨过护城河到十字路口，抬头就看见路左边大楼上的云纹图案在闪闪发光。楼前小广场上的几个脸谱柱杆，配着顶端的剪纸造型，望上一眼总会令人的情绪松动一下。马路上纷飞的法桐叶子，间杂着点点星星的槐树叶。这种外域树木上金黄色的大叶，洋溢着浪漫的色彩，搭配着本土槐树小碎叶绿色的朴素，倒也显出了协调与自然。

我一直认为在文艺路漫步，是能够激活头脑里的诗情画意的。当背对着宏伟的古城墙、在笔直宽阔的文艺路大道上行走，举首远眺巍巍的秦岭太乙峰的黛青，心灵的深处总会涌出几许思绪。

由文昌门出来走向文艺路，如同穿越历史的隧道。远古的厚重与现代的繁华，浑然一体相得益彰。我不知道城市的构建与发展，是怎样的一个思维走向。但历史的演绎兼容并蓄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大唐王朝的文脉重地，这方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诸班人等耀眼的舞台上，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唐诗光芒。虽然遗韵久远的风华并不一定有着必然的传续，但是毕竟这里承载过我们民族的文化脉络。一座城的安身立命，落满了十三个朝代的烟云风尘。同时，也洒下了灿然闪烁的智慧星辰。

向往光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，因而对太阳的趋之若鹜是自然生成的。当古人谋求适意的生存方式时，同时也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图腾。当文艺路向南

延伸而去，身后依托着的是孔庙和魁星楼的庄重。历经了一千多年的繁华沉浮，大明王朝的管理者重拾先业，筑就这座方方正正固若金汤的城垣。而文韬武略的治世哲学，仍然确立了南通文理的崇尚追求，至此，文昌门的名称，吻合了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根基，也顺延了一条令人惬意柔情的道路。

纵然如此，历史在这条路上还是不断地向前奔跑。当新生的共和国起始之际，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窑洞里首先走来了一群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家。由此，这里成为当时全国最集中、最大的人民艺术红色方阵。1972年，文昌门外向南去的这条路，被命名为文艺路。这个当时带着浓厚意识形态痕迹的名字，倒也不失有着时代色彩的浪漫。时至今日，这里仍聚集着多家文艺机构，其不乏有名冠华夏的一流团体和卓然超群的艺术精英。浓厚的艺术氛围，往往会让人艳羡联翩、流连忘返。

事物的变化往往会令我们始料不及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仿佛在一夜之间，文艺路成为繁华热闹的布匹批发市场。熙熙攘攘的人潮涌动和眼花缭乱的涤丝彩布，绝对霸气地垄断了这条街。一时间，这里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品集散地。客商云集、生意兴隆之盛况，为古城的知名度添彩又加分，也为市场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而时代的发展总在进行着不断的选择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市场的运行方式。如今，斯街依旧、风光不再。没有了火爆的生意场面，再也不会有人对一尺涤彩欣喜若狂了，而文艺路也似乎成为一个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的喜剧角色。

迎着阳光我在文艺路漫步，但冬日里的寒风给人以萧瑟的感觉。蹂踏着金黄的落叶，我总是胡思乱想着文艺路的前世今生。思想着它是一杯舒筋活骨的美酒呢，还是一款回味无穷的咖啡，或者是一碗寡淡无味的白开水。蓦然抬头看见路边高高的电子显示屏上，滚动着“赴京演出，载誉归来”的标语，我的胸前仍然是怦然心动。仿佛看到这条路上走过的那些身披彩霞的艺术名家，他们一个个光芒万丈、名扬永年，使文艺路这个称呼也名至实归。杂技团、京剧团、戏曲院、艺术馆、陕歌等等，无不洋溢着时代风采的精神气息。他们担纲着我们这个民族人文底蕴的主流去向，也给予了我文艺路上漫步的一个充分理由。

2016年5月24日

羊肉泡馍恒久远

◎高 杨

相传，羊肉泡馍在古时候叫作羊羹。钟楼脚下有一家老白家泡馍，老字号了。听父亲说，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就在这家吃过泡馍。除了泡馍，白家的水盆羊肉也是一绝。所谓水盆羊肉，是用上好的羊腩肉煮炖成汤，汤里煮着粉丝、豆干，撒上蒜苗，配上酥香脆口的芝麻烧饼，佐以糖蒜、辣酱。这是老陕西最贴心的一顿饭了。

水盆羊肉是羊肉泡馍的亲哥哥，还有个亲弟弟叫作羊肉小炒。羊肉小炒也需要将馍掰成小粒儿，但所用的肉不是清香的煮肉，而是用足了香料烧制而成的肉丁。炒制馍粒儿的过程，加上黄花、木耳、鸡蛋、番茄，临出锅再抓一把粉丝扔进锅里，立即起锅，让粉丝保持劲道，加上小炒酸辣浓郁的口感，您必得再备一碗鲜羊肉汤，才能舒缓一下紧张的气氛。

我常想，如果说这泡馍的口感清香绵密，像一位大家闺秀，那小炒野性十足一定是位江湖女子，是朵带刺儿的玫瑰，都是绝色的佳人呢。

大概是1987年吧，年轻的父亲和胡新中社长，编剧李哲明，戏剧家杨公愚先生，长驻北京两个多月，盘缠不够自己垫，挨饿受冻，最终居然事成。吃了羊肉泡馍的那天下午就接到了通知，中央批示，拨款给西安易俗社完成西安易俗大剧院工程。从天而降的喜讯使四个陕西人高兴得手足无措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北京都下雪了，西安也一定刮起了北风。易俗大剧院盖好了，有中央空调，就算刮北风，陕西老百姓也能舒舒服服地看戏了。“陕西人看不上秦腔，就跟吃不上羊肉泡馍一样难受。”父亲总是这么比喻。